

张麻子

文/齐永平

◎小镇往事——

暖水镇不大，却潜伏着一些来路不明的人，比如说，张麻子。

张麻子肯定不是他的本名。大人们称他为老张，孩子们叫他张叔，或者张大爷。从来没听人们叫过他张什么。人们说起来都称他张麻子。

张麻子确实是一脸的麻子，而且，他脸上的麻子与别人的不一般。不仅有的是黄豆大小，还有的是蚕豆大小，密密麻麻，坑坑洼洼，脸上没有一小块完整的平坦之处，这让我常常联想起洪水过后卵石遍布的河滩。

他只有一条腿，常年拄着拐，走起路来单腿一颠一颠，却不慢。而缺腿的那一边，夏天的单裤挽了一个疙瘩，吊在空空的大腿根上，随着走路前后一晃一晃，像上架的蔓下吊着的葫芦在随风摆动。冬天，把棉裤的裤管一折一折叠起，反倒比夏天显得利索。

听口音，张麻子应该是河北人，可是，街上几户河北顺德府人家却和他不是老乡。他具体是河北什么地方人，人们不知道。但是，有个别人知道。但是，他们不说。就像他的名字肯定也有个别人知道，个别人不说一样。

他是五保户，每个月公社给几块钱生活费。他的那条腿是在打仗时丢掉的，具体在什么地方，和谁打仗，怎么样丢掉的等等细节便无人知晓了。

乡间小镇是熟人社会，只要提起一个人，从头到脚人们几乎无所不知。有资深乡党，甚至可以把一个人的来龙去脉追溯到三代以上。小镇无大事，可供人们谈论的新鲜话题实

在少得可怜。特别是老年人，闲来无事，冬天聚在一起晒太阳，夏天东荫凉倒在西荫凉，张家长，李家短，任何一家的陈年往事，都可能成为这一个上午，或者一个下午的话题。女人们更是嘴快，前街人家两口子上午拌了几句嘴，不到下午，后街就有人知道，而且，男人是怎么说的，女人是怎么说的，就像是现场直播。但是，关于张麻子的来历，却没听人们怎么议论过。

张麻子孤身一人，住在后街口的一间低矮小屋。房间极简陋，家什极简单，一卷行李，半套炊具，后来不知哪年添了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。单靠那几块钱的生活费，确实是过不了日子，不知是张麻子自主创业，还是镇上的人们给他留了个吃口，因此，他评炭。

所谓评炭，也就是买炭的和卖炭的那个中间人，也叫牙子。一到冬天，镇上的居民就要买炭，冬闲时节，周边生产队车马闲下来要到炭窑上拉炭。拉炭的往往是先拉一车到镇上卖了，算是生产队的副业收入，再返到窑上拉第二车炭回去，分到社员。镇上谁家要炭，给张麻子打个招呼，卖炭车来了，到后街口的车马大店，张麻子就会把他们领着送到各家各户。一车炭是多少斤，多少钱，由张麻子评断，不用商量。有些人家手头紧，有张麻子也就可以赊下，二饼子牛车，一车炭也就是一两块钱，张麻子的抽头是一两角钱。

小镇街面不大，都是些老住户，那些抽空拉炭卖炭的人和街上人家彼此十分熟悉，更多的是沾亲带故，把炭卸下还要留着招待吃饭，所以，这评炭也

实在是多此一举。但是，人们还是要找张麻子评炭，就是弟弟拉炭送到姐姐家，也要有张麻子领着，这倒不是张麻子欺行霸市占码头，而是因为熟人熟面不好讨价还价，也是图个省事，更重要的是人们给张麻子留个“吃口”。

“留吃口”是暖水的先人们流传下来的乡俗，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把一些小小的好处或者利益故意让出来，给那些穷苦人。比如，谁家杀猪，本来三亲六故、街坊邻居过来帮忙人手就足够了，却还是要请屠家来捅那一刀，待收拾好了，就让他自己割下猪尾巴带走。说是一条猪尾巴，下刀时却要大转一圈，吃完杀猪烩菜临走时，提拎的猪尾巴上常常带着一大坨猪肉，那就是留给屠家的“吃口”。

春夏秋三季，炭买卖歇业，张麻子便在集市上充当牲口买卖的牙子。一头牛，一匹马，价钱大了，张麻子就不好一口喊价了，买卖双方也不好意思当面讨价还价，只能揣袖筒子交易。他先和卖主在袖筒子里捏指头，这个整，这个零。这边敲定卖主的要价，再和那买主揣袖子手谈，买主的出价是这个整，这个零。反复多次，这边压一压，那边抬一抬，买卖成交，卖主收到钱，抽一两块钱给他，算是佣金。

张麻子为人坦诚率直，因此，对他的历史也就没人过分追究，人们也就很少议论。张麻子不事张扬，但也绝不是善良之辈。有一次，他拄着拐杖往前街走，后面跑出一个顽皮小子调侃他，“张麻子！张麻子！”街上四下无人，寂静无声，张麻子像是没听

见一般，依然一拐一拐往前走。那小子似乎尝到了甜头，继续追着喊“张麻子！张麻子！”他不识好歹，欺负张麻子腿脚不利索。就在这时，张麻子头也不回，一抬手，拐杖就脱手从后面甩了出去，就像电影里看到的大侠甩出飞镖一个样。幸亏那小子反应快，一低头，拐杖贴着头皮飞了过去。那小子后来只要提起这事，就倒抽冷气。

多年之后，张麻子上吊死了。据说，死的前一天，他从前街走到后街，把欠别人的钱都还了。只是在前街准备给一个老师家还两块钱时，正准备进门，刚一撩门帘，人家女主人看他要进来，站起来就说正好有事要出去，既没让进屋倒一杯水，也没有给个好脸色，张麻子没进门，也没提还钱的事，悻悻地一拐一拐地转身走了。回到后街，他给邻居说了这事，说我将来即便是走了，也要背两块钱的债，来世也要背着欠账托生。邻居没听出话外有音，一边骂他，你个死鬼张老汉，大白天的，急跑溜逛，怎想起鬼嚼牙叉，你是跳崖死呀，还是上吊死呀，是出门驴踢死呀，还是回家喝水呛死呀！一边好言劝他，他张大爷，你也别气，可能是碰上人家正好有急事要出门，或者是人家两口子在怄气，你正好赶在气头上，做了个垫背的，过两天还他不就是了？

第二天，张麻子真的上吊死了，那邻居直骂自己，昨天不该那样咒他。众人说，张麻子早有打算，老年无后，怕将来自己动不行的时候躺在炕上受罪，没个好回首，自己早早了断了。单帮孤人，也是一种走法。

人生涵养：与其羡慕他人，不如激励自己；与其嫉妒他人，不如鞭策自己；与其记恨他人，不如珍爱自己。

真正的成绩，从不浮夸；真正的成就，从不吹捧；真正的成功，从不邀赏。

箴言说：“智慧，是我的灵魂。”妙语说：“智趣，是我的灵性。” 文/巴特尔

◎书单——



《叛逆者》

作者：界 愚

出版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大多数人对界愚小说《叛逆者》的认识都来自同名电视剧。如果没有朱一龙、童瑶、王志文、王阳等众多演员的精彩演绎，我们或许不会关注这部小说。小说《叛逆者》并不长，甚至有些单薄。我们很难将这本4万多字的中篇小说与一部43集的连续剧联系在一起。电视剧虽然在改编上下了不少功夫，但这个故事终究还是基本保留了最初的脉络。

比如男主角林楠笙。在采访中，几位主演不约而同地将这部剧戏称为“林楠笙传”。事实上，在小说中，界愚并没有过多描述林楠笙的过去。这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从一出场就带着强烈的神秘气质，就像活在幽暗背景中的影子。谁都不知道他来自哪里，只能通过一些模糊的材料，大致了解他的身份：他是大学助教，与女主角朱怡贞曾经有过一段师生恋，却被女方的母亲无情拆散。

6年后，两人再度相见，已经身处两个不同的阵营。彼时正值1942年，林楠笙是军统上海站的一名特工，为了保护朱怡贞身负重伤，被秘密送入香港的日军陆军医院。这是小说的开场。这一幕被完好地搬到了电视剧中。

电视剧《叛逆者》就是“物尽其用”的产物。它与小说互为一体，气质上高度契合，情节上互为补充，拓宽了原著小说的外延，丰满了人物，强化了时代背景，使这个发生在腥风血雨中的故事，变得更加有血有肉、真实可信。

《洗牌年代》

作者：金宇澄

出版：上海三联书店（2021年版）

《洗牌年代》是作家金宇澄散文经典，28篇散文构筑出繁花似锦的景观意象：往来变幻的人与场景，老上海原腔原调的市井日常，手工器物的工笔描摹……摊开来看，是一幅上海的老画卷；收拢来看，是永恒的人心人性与精神欲望。《洗牌年代》是《繁花》的素材本，上海的老故事集，《繁花》中诸多人物、故事均脱胎于此；亦是一卷沪上物质生活史，详实还原上海人曾经的生活方式，叠化出往日的原貌。

在画面、色彩、气味和声响之下，故事暗流涌动，细节如水银泻地。细节是细微的时代史，《洗牌年代》抓紧了物、人、空间、气味，兜合出故事的细流，复活上海的地理空间与城市积淀。人物在其间行走，生命的种种兴味、内在的热情、被按下不表的故事，投注于具体物件之上，是世俗生活的微缩，显现出恒常的意味。可以说《洗牌年代》是反传奇的，不是把锃亮招牌翻到背面让人看锈斑，而是抓紧了物、人、空间、气味，它们会兜合出故事的细流。云霓死灰，不是彻底抹净，而是让人看见一点形状，知道有过什么，可是回不来了。

思露花语

生活，在奋勉中奋斗；人生，在奋斗中奋进；生命，在奋进中奋发。

人生的意义，有一种昭示是思想的远行；生命的价值，有一种昭告是精神的不朽。

信念不改，是对人生理想的忠贞；信心十足，是对人生向往的坚定。

人性的优劣，决定人

品的好坏；人性的真假，决定人格的美丑。

人生进取，敢字当头——其敢说，但决不胡说；其敢干，但决不蛮干；其敢作，但决不胡作；其敢为，但决不乱为。

希望，从不满足，故追求渐行渐远；欲望，永不知足，故奢求越跑越偏。

有一种幸福是造福，

有一种幸福是享福。故幸福的真谛是：只有造福，才会享福——如此，则会福至心灵。

奋发有为，既不是昨天的美好寄托，更不是明天的热切期盼，而只能是今天和当下的亲力亲为。

人性真实，故不能像迷雾一样迷漫；人品敦厚，故不能像浮云一般轻浮。